

跟拉美国家做生意,还得留个心眼



有声若霆
本报记者 赵恩霆

近日,有三条新闻引起关注:一是由中国中铁承建的委内瑞拉高铁项目彻底停摆;二是中国与委内瑞拉修订了“石油换贷款”协议的条件;三是中国数家大型钢铁企业将抱团向巴西转移钢铁产能。

从今年1月宣布进入经济紧急状态以来,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已经先后两次宣布延长紧急状态。作为世界第五大、拉美最大产油国,委内瑞拉在本轮国际油价暴跌中损失惨重,外汇储备迅速下降,GDP大幅萎缩,国内

通胀率急速攀升,物价飞涨的同时物资又严重短缺,真可谓乱得一塌糊涂。

5月16日,委内瑞拉兼国际贸易部长佩雷斯透露,该国已与中国达成新的“石油换贷款”协议,借贷时长、投资总额等条款较之前的协议作了大幅调整。“恰似给处于经济紧张局面中的委内瑞拉输了氧气一般。”佩雷斯这样形容该协议。

各种危机叠加之下的委内瑞拉,恐怕只有中国这一伙伴值得依靠了。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如果委内瑞拉自身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无解,朋友也只能帮得了一时。那么,委内瑞拉为何会乱到如此程度呢?

委内瑞拉可谓“成也石油,败也石油”。作为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委内瑞拉的已探明

石油储量超过传统意义上的沙特等海湾富油国,是全球石油储量最大的国家,但也正是丰富的石油储量让委内瑞拉患上了“荷兰病”——一国尤其是中小国家经济的某一初级产品部门异常繁荣而导致其他部门衰落的现象。早在1930年,石油就已占委内瑞拉出口贸易的90%,这种状态延续至今。现在,石油工业已占该国GDP的约30%,外汇收入的96%来自于石油出口。

卖油来钱快,导致委内瑞拉历届政府都无意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经济结构单一,国内大部分工业制品和基本生活物资都依赖进口,这样的经济结构近乎“在一棵树上吊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显示,去年委内瑞拉通胀率达约275%,

预计今年将进一步攀升至700%,明年将达1600%。就连上述那位佩雷斯副总统也直言,委内瑞拉经济直到2017年底前都难以走出衰退。

其实,委内瑞拉的遭遇在拉美尤其是南美地区并非个案,类似的还有该地区最大经济体巴西。去年,曾经的金砖国家巴西遭遇25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今年仍难以扭转衰退势头,一大主因就是油气和铁矿石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累及较为依赖此类贸易的巴西经济。此外,劳工党执政的13年来,巴西政府财政赤字规模不断扩大,腐败日益严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出现偏差,也成为造成其经济下滑的因素。

巴西经济“打喷嚏”,还导致阿根廷经济“感冒”。原因就

在于双方不仅是地缘上的邻国,还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贸易大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巴西经济疲软导致其进口需求不旺,造成阿根廷对巴西出口下降而进口增加,贸易赤字扩大。

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今天面临的困局,病因很多,既有经济问题,又与政党政治、腐败和社会问题结合在一起,解决起来恐怕是个长期的过程,其“国家风险”不容低估。这提醒我们,中国企业在开拓拉美市场时,要对东道国的各种“国家风险”提前预判,比如向巴西转移钢铁产能,做好了固然可以双赢,但也要提防出现委内瑞拉高铁项目这样的结果,此前宝钢、武钢就有过在巴西建厂的失败经验。

别以“浪漫”为由耍流氓



晓莹观世界
本报记者 王晓莹

本周,法国政坛掀起了一场“暴风雨”——17名曾在法国政府担任过部长职务的女性在一份声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公开谴责政坛中的性骚扰,言辞掷地有声:“我们谴责所有性别歧视者以及不恰当的言语、举止和行为,我们不再保持沉默。”

在签名者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法国前财长拉加德,法国前卫生部长巴舍洛-纳尔坎,法国前住房部长迪弗洛等人赫然在列。在人们的惯常印象中,能做到部长级别的女性大多都会被贴上“女强人”的标签,可是,连她们都遭遇了来自男同僚的“耍流氓”。

这件事的导火索,要追溯到5月9日。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博潘当天宣布辞职,缘由是多名女性同僚近日曝光遭到过他性骚扰。虽然博潘坚称清白,但不可否认的是,来自女同事的指控言之凿凿。法国绿党发言人鲁索说,博潘曾在走廊拦住她,“他把

我顶在墙上,摸我的胸,企图亲吻我。我用力把他推开。”她说,“我觉得这就是性侵犯。”

实际上,性骚扰不仅体现在举止和行为方面,很多时候,一些不当的言论又何尝不是歧视女性和性骚扰的表现呢?“除了大胸,她还有什么?”“她的裙子太长,再短点就好了。”“你是穿了丁字裤吗?”难以想象,这些猥琐甚至下流的话,就是这些在声明上签字的女性前部长们曾经从男同僚那儿得来的评价。

法国前文化部长佩尔兰是首位进入法国内阁的亚裔,于今年2月卸任。气质优雅、身材苗条的她承认,在入阁前她几乎没有遭遇过性骚扰。但在2014年刚上任时,就有男记者在采访中向她提问:“你能得到这个职务,是不是因为长得漂亮?”

法国前女权部长鲁迪说:“有些男性认为他们可以笑着做出一些不受欢迎的举动,比如拍女性的屁股。有些女性可能觉得没什么,但有人觉得受到了冒犯,可她们不敢吭声。现在是什么时候把这些说出来了。我们女性要告诉大家,这些举动不是恭维,而是把我们当作妓女。”

不知道是不是法国人太过“浪漫”,性骚扰事件在法国政



法国前文化部长佩尔兰是反性骚扰声明的签署者之一。(资料片)

坛屡见不鲜。2011年,来自法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就曾因涉嫌性侵纽约酒店女服务员被捕。而今年被指性骚扰的除了博潘,还有法国财长萨潘,他被爆去年在瑞士达沃斯出席世界经济论坛时,居然拉扯一名女记者的内裤松紧带。如果属实,可真是赤裸裸的“耍流氓”。然而,萨潘只是在5月11日承认当时“对一名女记

者的穿着作出评论,同时将手放在了她的背后”。

被认为“强势”的女政客尚且如此,何况普通女性呢?但实际情况是,性骚扰行为得不到足够重视,那些“色狼”也很少被定罪。法国男女平等高级委员会曾披露过一个数据,几乎每位乘坐公共交通的女性都遭受过至少一次性骚扰或性侵犯。一位曾在伦敦住过8个月的

女性说,她那段时间从未被骚扰过;但住在法国里尔时,“我曾经每天遭受两次性骚扰,就在往返于家和学校的路上。”

这些处于传统“男性专属领域”中的女性已忍无可忍,正如她们在声明中所写的——“(我们)受够了,免惩已经是过去式!”“咸猪手”理应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如何让男性学会尊重女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航程30000公里的作死之旅



一周史记
本报记者 王昱

中国人一直对甲午海战惨败耿耿于怀,但与发生于1905年5月27日的俄日对马海战相比,我们打得其实相当精彩。

对马海战堪称人类海战史上的一朵奇葩。对马海战颠覆了双方舰船列阵拼大炮的铁律,拥有7艘战列舰、十余艘装甲巡洋舰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被实力刚够自己一半的日本联合舰队打得全军覆没,俄国自此进入“无海军时代”。而日本呢?只沉了3艘鱼雷艇,主力舰安然无恙。

怎么会打成这样?多少年来,日本总喜欢自吹如何获得了天佑神助,自家海军又是如何神勇,但事实上,对马海战失败悬殊的原因出在俄罗斯身上。参战的俄国第二太平洋舰队是从波罗的海出发,航程30000公里,穿越大半个地球赶来的。绕了这么远的路,仗能打赢那才有鬼。早在决战前,英国媒体就曾幸灾乐祸地预言,对于这样一支千里迢迢赶来送死的舰队,日本打出个什么结果都不奇怪。

那么,俄国人又为什么会想出如此反常识的战略?这得从沙皇尼古拉二世说起,这位沙俄最高决策者很看不起亚洲人,在开战前宣称“俄日不可能开战,因为我现在不想打仗。”

所以日俄战争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沙皇瞬间被抽懵了。

由于战前准备不足,日俄战争中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刚与日军对等,这完全不符合俄国自伊凡雷帝起就遵从的“没有两倍于敌方的兵力就不进攻”的信条。怎么办?按俄国军方战前的预案,让海军保持守势,以优势的陆军跟日本慢慢磨,拖死这个小国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带有典型俄式实用风格的战略被执行,日本几乎没有任何赢的可能。但被日本在全世界面前打了脸的沙皇怎么忍得了这么慢性的计划?恼羞成怒的他恨不得立刻踏平日本列岛。就在这时,有人跟沙皇出了个“解气”的主意:把我们强大的波罗的海舰队调到远东去。

出主意的人名叫罗杰斯特文斯基,作为沙皇的宠臣,他出这个主意其实是为了给自己邀宠,心想反正这么天方夜谭的计划不可能执行,执行也不会由他这个沙皇近臣来干。但这位宠臣可能是在宫廷里混得太久了,居然忘了自己其实还挂着海军少将的头衔,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沙皇当即决定采用该方案,并询问大臣们谁可挂帅远征,大臣们则“顺水推舟”地力荐罗杰斯特文斯基担当此任。于是,罗杰斯特文斯基率领庞大舰队踏上了这条长达30000公里的险途。

但从起航那一刻起,沙俄大臣们的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大家都在想:且不说这个计划可行性有多大,即便仗打赢了,那也

是罗杰斯特文斯基一人的功劳,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所以,沙俄外交变得乏力,第二太平洋舰队沿途甚至不能在盟友法国的殖民地停靠。同时,因与日军决战的任务由别人执行,远东的第一太平洋舰队也开始磨洋工。后来,连远征舰队的官兵都不干了:舰队司令想向沙皇邀宽,凭什么要让我们去送死?一路上,越走士气越低落。

此时的日俄战争,已从一场战争蜕变成了克里姆林宫官斗戏在远东的延伸。所有人都等着看罗杰斯特文斯基的笑话,而这个沙皇宠臣用一场完败证明了自己“海军少将”的名号确实是个挂名。事实证明:即便船再大,炮再利,只要你的制度落伍,仗是很难打赢的。